

红军长征在四川

本刊记者 | 黄悦 张小莉 特约通讯员 | 于玲 熊磊 连程洲

如果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比喻为一部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波澜壮阔的四川篇章，有着它独特的存在。征战时间最长，前后达20个月；遍及地域最广，途经近70个县，面积达30多万平方公里；自然环境最恶劣，山高路险，河急涧深。红军长征在四川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80年斗转星移，已不见千军万马，战火硝烟。80年岁月沧桑，催人奋进的长征精神，历久弥新，闪烁着跨越时空的光芒。不同的征程，同样的精神。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长征沿途县市，见证了风雨，也充满着日新月异的发展活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阔步前行，在寥廓的巴蜀大地上绘出了一片新天地……

(一)

扭转乾坤之地：红军胜利场

“大渡河流急且长，梯山万众亦仓皇；遗民慷慨歌谣里，犹说军前失翼王。”位于大渡河和松林河畔的安顺场原名“紫打地”，是当地尔苏藏族的音译，意思是“出产蔬菜的地方”。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由滇入川抵达紫打地，数次乘夜强渡大渡河，被围兵堵截伤亡惨重，弹尽粮绝。1902年8月，山洪暴发，紫打地被冲毁，清政府在旧地以东1公里处重新建场，取“山地久

安，河流顺轨”之意，更名“安顺场”。“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在石达开兵败大渡河72年后，一支年轻的队伍以英勇和智慧扭转乾坤，在这段悲怆的历史上覆写了自己的革命传奇，也给这片土地注入了红色血液。

1935年5月3日至9日，红军渡过大渡河。10日蒋介石飞抵昆明，调兵遣将，企图将红军封锁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红军前面是八百里荒凉地区，尾追的是薛岳所率的十万人马，前方阻击的川军也正向大渡河北岸集结。如果不迅速渡过大渡河，就有被围困的危险。5月24日晚，红军连夜占领安顺场。获悉红军向大渡河方向挺进时，蒋介石就已放言“共军断难飞渡大渡河天险，必步石军覆辙。”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妄言”，红军遭遇了与石达开相似的情形：行军路线基本相同，扎营的地点相同，兵力相同，过河都是在涨水的5月。当时安顺场是川军24军赖执中团的管辖区。在红军先遣队到达前两天，敌军收缴了南岸船只和粮食并集中在北岸，实行“坚壁清野”。除了安靖坝守敌余味儒团保留一只船外，其余全部沉入河中。24日深夜，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命令三营为预备队，二营由团政委黎林率领到小水河口佯攻吸引余味儒团的主力，一营由杨得志率领攻打

安顺场，消灭守敌，找到船只强渡大渡河。半夜时分，一营兵分两路，一路直取安顺场，另一路沿河搜索船只。在短暂交火后，安顺场守军被迅速消灭，赖执中逃跑。与此同时，另一路红军隐约看到水面黑点移动，当机立断，跳入河中抢夺到敌军手中的木船。安顺场渡口河面宽约100多米，正是涨水期，既不能泅渡也无法架桥，只能依靠从敌人手中夺得的木船过河。25日上午，刘伯承、聂荣臻亲临现场指挥，连长熊尚林率领17名勇士上船，由8名船工摆渡，火箭一般向河对岸疾驶而去，掩护渡船的大队人马集中火力向对面扫射，迫击炮击中河对岸敌人碉堡，敌人火力减弱，勇士们等不及船靠岸，奋勇跳入浅滩涉水上岸。在南岸红军的支援下，17勇士夺得敌人工事，固守阵地，掩护后续部队继续过河。

“没有强渡大渡河的胜利，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这座在红军强渡渡口立起的纪念馆，现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馆内，大渡河畔安顺场发生的故事被一遍遍讲述着。

百里金果 红色安顺

行走在距离纪念馆百步外的安顺

古镇,厚重、沧桑的历史文化韵味扑面而来。路面由仿古青砖铺设而成,房屋按照富有川西特色的仿明清式建筑风格设计,古色古香。不远处的黄果柑林将安顺场呈半月状包围。近年来,在政策扶持和财政资金的带动下,安顺场所在的石棉县沿国道 108 线打造了两万余亩的“百里金果长廊”,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五届“中国黄果柑文化节”更是让黄果柑成功打入国内国际市场。

依托安顺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的有力条件,安顺彝族乡打造生态观光果园,挖掘红色文化,走出了一条红色旅游与生态农业观光、特色产业紧密结合的旅游之路。安顺乡第一书记宋洪虎介绍说,2015 年安顺乡黄果柑产量达 4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80%,产值达 500 多万元。依托 400 亩移民造田,引导群众标准化种植绿色生态水果黄果柑,已建成 350 亩黄果柑生态观光采摘园,按照“果园+观光”的模式,引领项目区建立高品质、标准化黄果柑生产科技示范生态果园。

安宁湖畔幸福家

彝族是石棉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总人口达 1 万多。沿着蛇形公路向西南方向行进,记者来到了安顺彝族乡新场村。一排排房屋亮丽如新,彝族标志性的红黑黄三色点缀其间,“共产党瓦几瓦 人民政府卡沙沙”“吃水不忘挖井人 捡菌子不忘树挖瘡恩”的标语或书写墙面或悬挂于外墙,格外醒目。三根象征彝族文化的图腾立柱——威武雄壮的猛虎、展翅翱翔的雄鹰和爬行的蜘蛛,矗立于新修建的火把广场中。2013 年 4 月 20 日,突如其来的芦山大地震波及石棉县全境,新场村 287 户房屋受损,85 户房屋受损严重。眼前新村,重获新生。灾后重建、财政专项扶贫、移民后扶等项目资金 500 万元先后投入到新村



安顺彝族乡安宁湖新村
摄影 黄刚

建设中。石棉县财政局局长邓正凡介绍说,石棉县优先考虑民生类重建项目资金安排,共投入民生资金 18.6 亿元,占全县灾后重建总投资的 87.3%;统筹实施移民搬迁、危房改造、新村建设等项目,农村居民住房整体改善率达 98.3%。除了重建,新场村还投入 600 万元彝家新寨项目资金,实施旧民居改造提升工程,帮助彝族群众改住房、改厨房、改厕所、改圈舍、改院坝、改道路、改饮水、改用电,为每户群众配齐餐桌餐椅、衣柜、碗柜、生物炉“四件套”。与重建和改造同时推进的,还有通村公路、联户道路、安全饮水、电视光纤、“村村响”等工程。

在安宁湖新村聚集点(新场村五组、六组),藏族和彝族群众各占一半,虽然做邻居没几年,但大家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帮助,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2014 年下半年,农家乐老板阿塔一家 7 口搬入这里 100 多平米的新房,发展起村里首家农家乐。环境优美的安宁湖畔、几个拿手的土家好菜让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阿塔说,自从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修到家门口,他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有时一天要接待五六十人。依



托当地民俗、长征等历史文化资源,安顺乡打造乡村生态旅游、农家乐、乡村旅店,实现产村相融增收致富,2015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高达 9301 元。乘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春风,阿塔和村民们一起种植蔬菜、枇杷、核桃等作物,效益显著。全村蔬菜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人均增收 2900 余元;核桃年销售收入 240 万元,人均增收 1400 余元。“生产生活条件一步跨越了 20 年”是村民们由衷的感叹。

“民族走廊”新藏寨

尔苏藏族是藏族的分支,全国仅有 2.2 万人,其中数千人居住在石棉县海拔 2000 米的高山里。沿着陡峭的山势盘

绕,记者来到位于松林河流域的蟹螺堡子(村落,藏族称“堡子”)。几十座留存着独特原生态藏文化风貌的堡子沿缓坡而建,错落有致。灰色外墙上挂满了金黄色的玉米棒,在格桑花海中焕发出盎然生机。背着背篓的村民在堡子间忙碌着,路边栽种的茄子、萝卜等为堡子增添了几分“田园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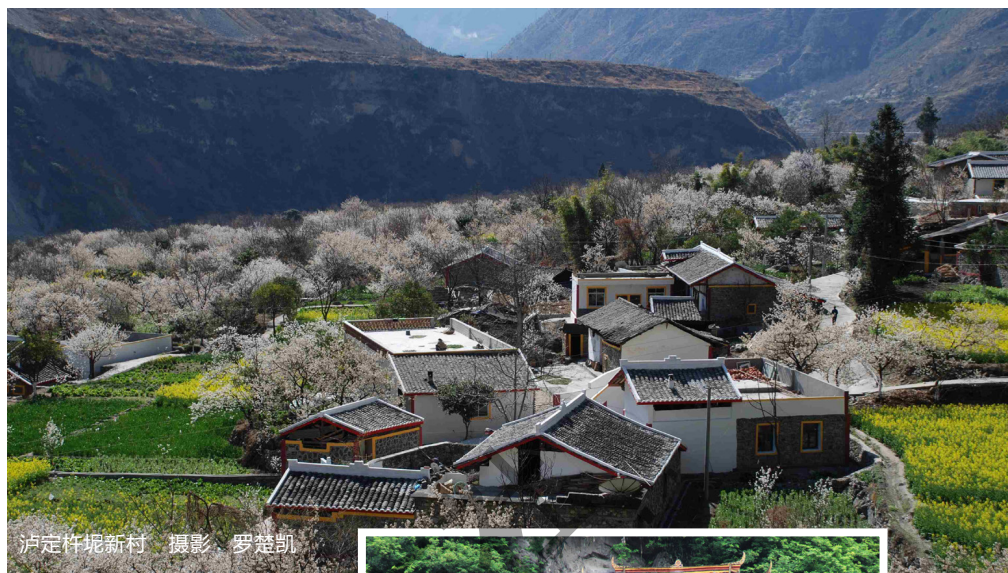
蟹螺藏族乡乡长刘永强介绍说,这个新村聚居点是芦山地震坍塌后重新以旧石、旧工艺修建的,居住在高山上的19户57人搬迁到这里。堡子全部为独门独户设计,有160平米和200平米两种户型,修建费用由财政、企业和村民自筹组成,现已投入近千万元。按照“三保护一促进”(保护传统风貌、保护文化传承、保护自然生态、促进农旅融合发展)的理念,蟹螺乡还将中央财政支持的300万元传统村落保护资金与80万元省级乡村旅游升级示范资金打捆用于将原有的土路和连户路变成石板路,修筑防洪堤,让村民重新住上新房子,发展枇杷、蔬菜、猕猴桃等特色产业。

灾后的石棉县按照“产村相融、成片推进”的思路,整合约2亿元灾后重建资金、4800万元移民资金、2760万元新村建设资金,统筹推进新村建设。邓正凡介绍说,全县像蟹螺堡子这样的灾后安置点共21个,最大的位于栗子坪彝族乡孟获村,已完成94户房屋重建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经过3年灾后重建,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由53.6亿元增至7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3.85亿元,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年均增长8.7%和12.5%。

(二)

13根铁索扛起一个共和国

“我站在铁索桥上,桥身在轻轻地摇晃。头上飘过二郎山的云雾,脚下滚着大渡河的白浪。英雄的红军,曾在这里强渡,高举着红旗,迎着火光……”



泸定杵坨新村 摄影/罗楚凯

《我站在铁索桥上》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背后,是一场被聂荣臻元帅称为“奇绝惊险”的战斗。

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已过河的红军扩大战果牢牢控制安顺场渡口的同时,又找到了两只渡船和动员更多的船工摆渡过河。但是在在大渡河天险和蒋介石的重兵部署面前,要用3只渡船将3万余红军渡过河,最快也要1个月。5月26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到达安顺场后,当即决定放弃全军渡河计划,提出飞夺泸定桥的战略决策。安顺场距离泸定桥320里,沿途峭壁柱天,隘口重重,羊肠小道忽上忽下,盘旋折叠,敌军择其险要位置扼守,易守难攻。中央军委限3日赶到泸定桥,任务十分艰巨。飞夺泸定桥的先遣团是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的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他们一边走,一边消灭沿途敌人。27日,他们日行80里路。28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将原来部署提前1天,限29日赶到泸定桥。离限期不足24小时,而距泸定桥还有240里,沿途道路坎坷,还需突



破敌人的重重堵截。“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这气壮山河的口号,成为全团的信念和目标。腹中无食,天上下雨,红军在与时间赛跑。杨成武回忆说:“这一夜的行军,真称得上是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29日清晨,裹了一夜风雨的红军赶到泸定桥西桥头时发现,桥板早已被敌人撤去,只剩13

根光溜溜的铁索，闪着寒光。四团指战员表现出高昂的革命斗志，当即决定由二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和指导员王海云、二连支部书记李有林等 22 人组成夺桥突击队；三连连长王友才紧跟在突击队后面铺桥板，从桥正面突击。16 时，黄开湘一声令下，所有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喊杀声、枪炮声震撼山谷。22 名勇士冒着敌人的炮火，爬着铁索向敌人冲去。在红军强大火力下，敌人工事里的火舌一个接一个不见。当勇士们快接近东桥头时，桥头升起滚滚浓烟，敌人妄图烧毁桥头堡。在廖大珠“前进”的口号声中，勇士们不顾一切地冲进火海。就在敌人拼命反扑的千钧一发之际，王有才率三连冲到街上，打退敌人。后续部队过了桥，如虎添翼，杀向敌人。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四团全部占领泸定城并牢牢控制了泸定桥。29 日晚，左右两路军在泸定胜利会师。

长征途中的“康巴第一村”

半个多世纪以来，泸定群众对长征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含有“长征文化”元素的道路遍及小城，红军路、长征大道、成武路……然而多年来，受区域经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产业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这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差，是四川省脱贫攻坚“四大片区”88 个县（市、区）之一。依托“高山扶贫攻坚”计划和“农特精品”战略，一笔笔建设资金如久旱后的甘霖滴灌在大渡河畔、群山之间的川西小城。

沿着国道 318，穿越险绝连绵、危崖高耸的二郎山隧道，就进入甘孜州的第一个村——冷碛镇团结村。全村平均海拔 2958 米，277 户村民分散居住在半高山的 3 个村民小组里。这里曾是贫困落后村，2010 年以前村民人均收入不足 2000 元，处于全县行政村的末尾。如今旧村换新颜，宽阔的水泥路通往每户村民家门口，百亩大樱桃丰收在望，农村

风貌改造为整个村注入了活力。

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团结村是如何让村民“住上新房子、过上好日子、鼓起钱袋子”的？村主任周祖祥介绍说，近年来，团结村先后投资 1000 万元改善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整合涉农资金修建公路 8.6 公里，新修延伸村道，维修通村公路，硬化主干道等。2015 年以来，村“两委”还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帮助村民整修民居 259 户，农户厨房、洗澡间、院坝改建和房屋风貌改造 279 户，安装人畜饮水管道 8000 米。借着县里扶贫攻坚的东风，村里还全面调整产业结构。以前种植玉米、土豆等高半山作物，人均年纯收入仅为每亩地 500 元，自 2012 年开始试种反季节蔬菜，一年收三季，仅团结村二组反季节蔬菜一项收入就高达 10 万元。团结村还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已建成 100 亩辣椒基地、60 亩桃子和樱桃基地、50 亩核桃基地。甘孜州第一个面积 220 亩的“特色观光农场”也已落地。“辣椒、茄子等传统‘菜篮子’同质化现象严重，受销量影响，今年我们将一部分蔬菜基地改种羊肚菌，即将下种。”周祖祥说，羊肚菌 3 个月就能收获。虽然每亩地投资近 3 万元，价格不菲，但如果管理好，纯利润就高达 3 万多元，大家种植羊肚菌的积极性很高。

穿梭于田间地头，文明新风扑面而来，道德标语、法律法规知识、农业技术的展板随处可见。“这些展板都是为村民在农闲时学习设计的，光有实践可不行，理论知识也要跟上。”周祖祥边走边说，为使村民能有一技之长、走上致富路，村里还专门请来县、镇司法人员宣传法律法规，并以村农家书屋为阵地，开办读书活动日，动员全村村民读书。文化素质改变了整个村的面貌，已走出 13 名本科生、5 名大专生。说起未来，周祖祥充满希望，2015 年团结村村

民人均纯收入高达 10080 元，50 多户村民在泸定县城购买了住房。未来村里还要进一步调整“菜篮子”结构，形成规模化效应，努力打造富有亮点的“康巴第一村”。

采访中，泸定县财政局局长赵卫中告诉记者，在新村建设中，泸定县坚持“一村一方案、一村一措施”，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制定针对性强的实施方案。近两年已投入资金 2.7 亿元，在全县 41 个村开展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同时整合涉农项目，“放大、叠加、嫁接”政策效应，把对口帮扶、基础设施、新村建设、技能培训等项目资金，按照“重点区域重点投入、关键环节集中投入”的方式，引导项目资金向同一区域（片区）、同一项目集中，仅 2014 年就整合资金 1.8 亿元。

小康路上的“农旅新村”

泸定红樱桃历史悠久，享有“开春第一果”的美誉。泸定县城南、大渡河西岸的杵坨乡金鸡坝村海拔 1310 米，为典型的干热河谷地带。借助“中国红樱桃地理标志”和六届“红樱桃节”优势品牌，以果为媒，这里的乡村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金鸡坝村支部书记许忠平说，2008 年以前，通路公路还没有硬化，颠簸的石子路让红樱桃的品相大打折扣。如今，4 条环形公路将附近的两个村紧密连接，通往县城的“致富路”也已修建完成。在“观光农业、观樱桃花、品特色鲜果、尝特色农家菜”绿色旅游模式的基础上，村里又创新打造“体验农耕文化、唱原生态山歌”等特色旅游新模式，建立乡村特色文艺表演队、狮灯队，大力普及山歌文化，打响山歌旅游之乡。

今年 3 月，党员许燕创办的“青杠园农家乐”开张营业。她告诉记者，4 月上旬到 5 月下旬正值赏花季，周末“上班族”来这里享受自然的宁静、放松心

情,吃生态蔬菜、散养鸡。那时村里的农家乐几乎家家爆满,旅游发展前景非常可观。记者了解到,目前金鸡坝村年接待游客近3万余人,已成为环城休闲地、泸定的后花园,全州、成渝著名的周末休闲度假区。“过去杵坨乡没有农家乐,红樱桃也以外销为主,而今农家乐已从原来的3家发展到20多家,许多被评为‘星级农家乐’。”杵坨乡副乡长李向东介绍说,全乡以打造“中国红樱桃之乡”核心产区为载体,年接待游客5万余人,群众户均增收2000余元。

发展乡村旅游就是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赵卫中说,强化乡村旅游对促进农村群众增收致富的直接作用是泸定县近年精准扶贫创新举措之一。立足高半山地区适宜的自然气候、独特的田园风光和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优势,泸定“春赏花、夏避暑、秋品果、冬沐阳”的四季乡村旅游经济蓬勃发展。一个个新型“农旅新村”脱颖而出。

(三)

草地的故事：书写长征悲壮诗篇

“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片令人毛骨悚然的草地。这片草地正是80多年前红军长征时走过的红原、松潘、阿坝、若尔盖等草地,当时统称为“松潘草地”,属于川西北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常年平均气温在1℃左右,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这里被称为“生命禁区”、

“死亡陷阱”。

1935年6月,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召开了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创立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8月,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分别在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北上过草地。8月是草地的雨季,要穿过这片横亘在面前的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对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缺少少粮的红军来说,无疑是最严酷的挑战。过草地成为长征途中部队致命的非战斗减员最厉害的时期。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的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过草地,没有枪林弹雨,却有无数鲜活的生命长眠在此;没有拼死鏖战,却每天都在与饥饿、寒冷、疾病、沼泽“殊死搏斗”。在这段被视为最艰难的岁月里,几乎每一位红军战士身上都承载一个悲壮感人、可歌可泣的故事。

102岁的老红军谢荣德告诉记者,他是1932年参加红四方面军的,对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记忆犹新。他说过草地时,十个人剩下两三个就不错了。当时不仅要与天斗,还要与敌人斗。四川省财政厅的李保华向记者讲述了他父亲当年过草地的故事。他说父亲讲过草地时讲的最多的是饥饿,除了吃草根、树皮外,还捡牧民穿坏了的皮靴、皮制的马鞍,包括自己的枪背带、皮带等,甚至捡人、牲畜便里未消化的青稞粒来充饥。由于脚在污水里长时间的浸泡,已经发炎、溃烂,每向前走一步,都是一种刺心的疼痛。高原的夜晚更是让人难以忍受,为抵御寒冷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围在篝火旁,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当第二天天亮时,父亲挣扎着从已经完全熄灭了的篝火堆旁爬了起来,这才发觉

在他的身边又有几个战士再也醒不过来了……

“绿原无垠漫风烟,蓬高没膝步泥潭。野菜水煮果腹暖,干草火烧驱夜寒。随意坐地堪露宿,卧看行云逐浪翻。帐月席茵刀枪枕,谈笑低吟道明天。”开国上将张爱萍将军一首《过草地》再现了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所面临的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英勇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萧华上将在《长征组歌》中也高度赞扬了这种精神:“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红军长征过草地第一村”： 班佑村的新变化

班佑村,位于阿坝州若尔盖县班佑乡,是红军过草地后经过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庄,位于县城东南部。为了纪念牺牲在大草地的红军战士,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修建于此。

当年的班佑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几根木棍支起的棚子,外面扎上柳枝的篱笆,再糊上牛屎,就是村民们的住所,故有“牛屎房子”的说法。今天的班佑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据介绍,班佑村是阿坝州“整体推进扶贫新村”项目的试点村。自2008年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政府投资建起了平整、顺畅的村道,并安装了20公里的管道,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引进每户村民家中。看着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水泥公路直通牧民家门口,道路两旁挺立着新型太阳能路灯,摩托车、小轿车川流不息,让人很难相信这是高原牧区的一个小村子。交通的畅通和环境的改变也给村民增收带来了机会。班佑村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搞起精品旅游村寨建设,越来越多的村民牧民吃上了“旅游饭”。

焕发新生机的若尔盖草原

如今的大草地已经变身成为热门的



旅游胜地、农牧民脱贫致富路上可以依托的丰富资源。原野上绿草如茵，簇簇野花，五彩斑斓，遍地牛羊如散落在草原的颗颗珍珠，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颈鹤时而翩翩起舞，时而在空中盘旋。拥有如此美景的若尔盖大湿地被联合国授名为“国际重要湿地”，并荣获四川省首个央视“美丽中国·魅力湿地”特别关注奖，跻身于全国前20强魅力湿地。省道的修建联通了若尔盖县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一条条农村公路也将草地周边重要的旅游乡镇串联了起来，目前若尔盖县行政村和自然村寨公路通达率达100%、通畅率达100%，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慕名来到若尔盖，去发现和领略它的美。

“为了保护湿地草原的生态环境，若尔盖县不断加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落实工作，并加快实施草原生态综合治理示范基地的建设。”若尔盖县财政局的同志介绍说，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若尔盖焕发出新的生机，成功创建了黄河九曲第一湾国家4A级景区，启动了花湖国家4A级景区创建工作，

切实提高了旅游服务水平。同时，由若尔盖草原而衍生出来的第三产业，比如酒店、餐饮、娱乐、旅游商品等旅游配套企业也发展了起来，全县各类服务业在册实体达到1620户，其中达到一定规模的旅游住宿和餐饮企业达216家、旅游管理服务企业2家。“全县藏(牧)家乐总数达到224家，每个藏(牧)家乐平均可带动3—4户农牧民群众致富。年接待游客总量由2011年的81.7万人次增长到2015年的197万人次，旅游收入由2011年的61156万元增长到2015年的140239万元，年均分别增长24.61%和23.06%。”

助力若尔盖脱贫奔小康

在新长征路上，若尔盖县不断整合各类资金、资源和力量，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和同步小康的进程。创新扶贫方式，实施生态扶贫。若尔盖县与州林局、岷江造林局共同筹资300万元，从今年8月15日起，在全县300个贫困户中，每户选聘1人，共300人，从事森林管护、湿地管护、防沙治沙工程后期管护和野

生动植物巡护等工作，实现在建设青山绿水过程中增收脱贫。其中，森林管护人员264人，湿地管护人员12人，防沙治沙工程后期管护人员24人，使每个贫困户年均从林业帮扶中增收9960元，每人每月830元，实现精准帮扶、精准脱贫的目标。

若尔盖县财政局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资金保障，夯实脱贫攻坚工作基础，截至目前，已到位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农业生态治理工程项目资金、省级财政幸福美丽乡村建设资金、藏区新居省级配套资金及脱贫攻坚地方债务资金等资金7032万元。同时，为加大金融扶贫工作力度，创新扶贫方式，财政局还制定了财政金融扶贫专项方案，同县农行、县信用联社签订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业务合作协议、贫困地区返乡创业贷款业务合作协议等，以解决农村贫困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返乡创业者融资难、发展难问题，带动和支持扶贫对象发展生产，促进贫困户增收脱贫。☐